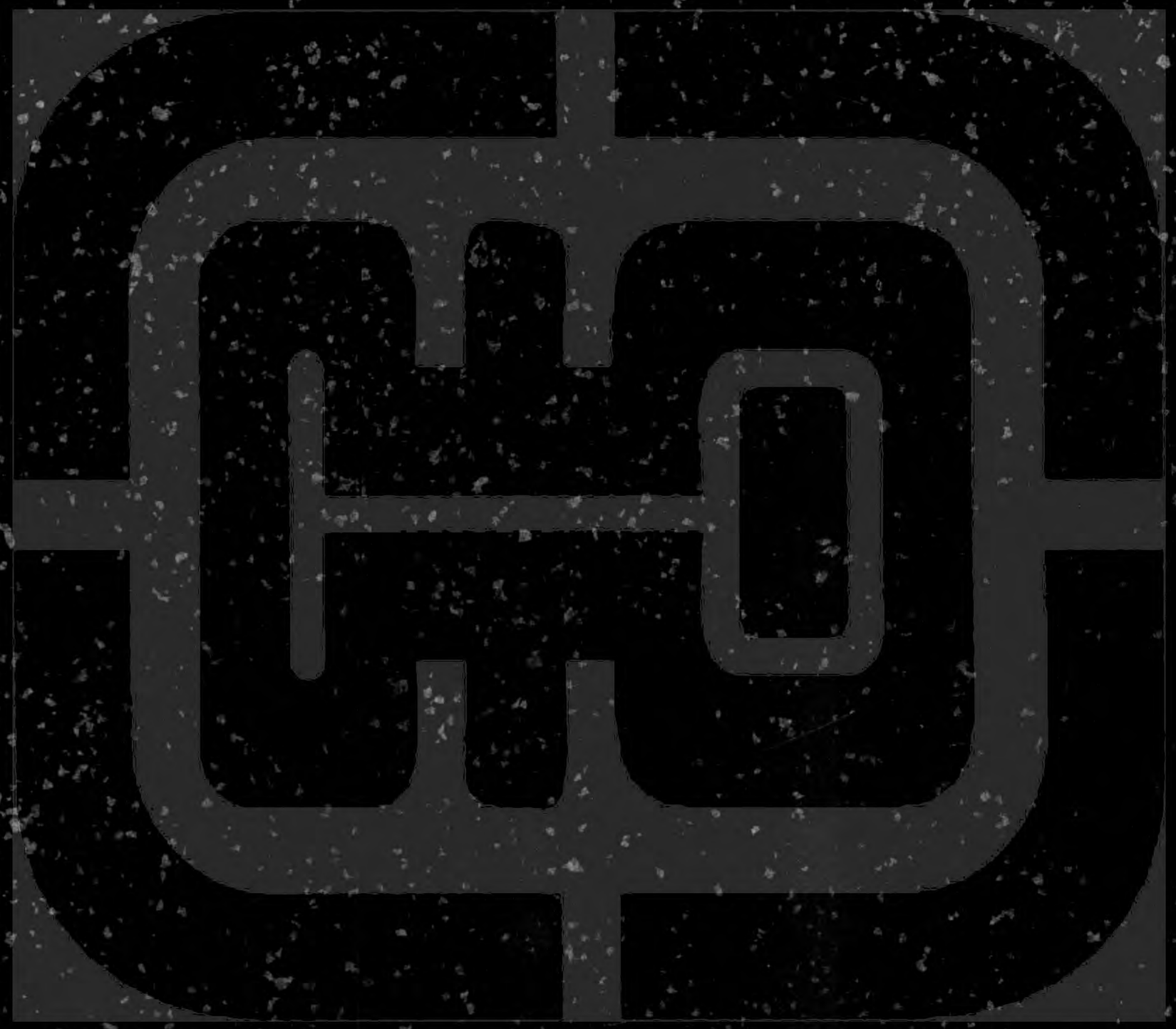


西山讀書記乙下之七

襄八年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杜氏曰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焉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按是年鄭伯獻捷于晉其冬楚伐鄭討侵蔡也乃及楚平使行人告于晉明年晉帥諸侯軍于城下鄭人恐乃行成楚復伐鄭又明年

晉會十一國之師觀兵於鄭東門之外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然後納斥候禁侵掠盟于蕭魚蓋五年而鄭始得寧卒如子圭之說

十年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杜氏曰禦牛首師也黜減損

侲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

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甲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

劫鄭伯以如北宮子西聞之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子駟

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子駟

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巨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爲門者置守門亢群司具官兵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

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殺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尉翩尉止子司臣司寇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群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朝政○正義曰於時鄭伯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一人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己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爲盟載之書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自群卿不得干預朝政令其政之法慈皆稟受成在己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產謂之權輒在己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專欲難成(難以至治)子產曰(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舍門之外衆而後定諸大夫(壯氏曰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壯氏曰欲專擅)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云云子庚

師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斿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子孔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舍也宿也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杜氏曰專擅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明之師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

黃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使子孫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消幼故大夫當國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封鄭使朝晉也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官也孫僑子產曰君惮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之年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

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
滅邑滅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
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
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謂隙也言欲往視楚和可乘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言一言我滅邑適在晉國譬諸草木吾員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重之以宗器（土地所有）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

朝（正）貳於楚皆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衛邑石葵）滅梁
（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
朝于君見於嘗酎（酎之言純嘗新熟重者為酎新飲酒為嘗酎）
燔焉（助祭）聞二年閒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
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
家罷病不虞菑至（菑仍也）無日不易豈敢忘職
（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

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翦滅也讎見剽劄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委積也）畫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社氏曰大帶吳地貴縞鄭貢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

然鄭國將敗（後謂伯有○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晉）子皮謂子產曰可則往難（讓也）子產曰可則往難（言不能以辭讓鄭大夫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歌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長辭子產言政必歸子產（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之（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之有

伯有曰世行也（言世爲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歌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長辭子產言政必歸子產擇善而舉則世隆也

諷喪其精神爲子產驅除（子產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惠之乃猶可以戾（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侵也）傻也（很）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爲此年秋良齊出奔傳）○

六月鄭子產如陳溱洧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杜氏曰不可與始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間）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鄭伯有酒爲窟室（杜氏曰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吾公在墜谷（墜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

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禘之志(仲禘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豐公孫孫氏也三家同出而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徒黨也言不爲黨)國之禍難詎知所終(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始成吾所欲以靜鄭所爲)辛丑子產歛徇有氏之兵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謀)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子皮)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馬)

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皙之宗主）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相殘天所與也）恩寧故無所偏助（恩寧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羊肆市列斗城鄭地名）子產祿之祓除之（祓除之）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禮）○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逼大國）族大寵多不可以聽（言在治政）誰敢犯子子皮曰虎帥以聽（虎帥子皮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太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隣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安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後國和大族而家安）姑先安大

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卒也伯有既死使大夫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井使九夫爲伍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其有罪而斃踣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

獻衆給而已衆臣祭以爲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將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入役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疇耕治也伍什伍也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爲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誨

信鄭所以興

三十有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杜氏曰充滿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閈閎（閎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若使狗（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薦陳猶獻見也）其不敢輸也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公寢路寢也）寢庫既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圬人

以時填館宮室（坊人塗也）者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僕人巡宮（巡行夜）聖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圍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各陳其物（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群官）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茠（茠猶憩也）不畏寇盜而亦不煩濕（煩濕猶鋼）親之宮數里（鋪設離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明庭之內迫隘又有牆垣之限）益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厲猶災也水潦無時）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聞晉命已在所止之宜）寡君之有嘗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去（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反命於晉君）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宴

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是也過鄭印段迓勞于黑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明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段簡子與子大叔逆客子大叔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

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大貓濯水濯手禮之以此上文子產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隊為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否此才性之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

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
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
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
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鄭人游于鄉校之
學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諆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恵人於中訪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
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
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後段即作毀鄉校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猶壞也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
聞而藥之也以爲已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
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
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韓退之頌曰我思古人洪鄭之爲遊於鄉校衆口譽譽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恵焉可以成美善者吾行不善者吾違辭善雖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壅上聾不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來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多於美錦）重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五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

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按子產論子皮何爲哉一事耳而反復曉譬至三也製錦三也射御四也善啓告人者不

一事耳而反復曉譬至三也製錦三也射御四也善啓告人者不

當如是乎宜子皮之樂聽也

昭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杜氏曰伍舉介副也將入館就客舍鄭人惡之知楚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於城

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曰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於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公孫貺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而來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廟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辱命而黜退其罪以復矣

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惟此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鷹也納幣曰委禽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哲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道交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固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三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贊幣之子晳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哲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道交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

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宣子產也直子產力未能詩故鈞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吳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于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叔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爲游楚亂故（游楚于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城門薰隧門名實之者爲明年子產薰隧盟起本）公孫黑強與

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子皙強討之恐亂國）○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高辛帝嚳）季曰實沈（曠林也）閼曰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辰星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世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大夏今晉陽縣）主參（參星也）晉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遷魯縣此在大夏）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叔虞封唐帝天取唐君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

長臺駘能業其官（箕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之後）沈玗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國）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二室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禬祥焉）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君疾）橋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氣集滯而體羸露（羸瘦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則生疾矣橋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極則與先美矣美則能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

二者古之所慎也（壹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辨別也禮之大司也（辨別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爲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故言省）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叔向曰善哉肹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恠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爲明年鄭公孫黑傳）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二年秋黃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杜氏曰游氏大叔之族黑其族）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前年游楚所擊創（游氏黑之族）馹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馹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侯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一年）以大國之事二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暇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十干）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君死在朝夕無助天喪
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
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
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
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
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上也加尸上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杜氏曰欲與
田○按楚子靈王也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寫與鳥
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
之鄭詩二君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按
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
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
晉君平公也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
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莫魯衛
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福於齊而親於
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言盡

威力所能及

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事濟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

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吾小國共職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獻所未行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獻所未行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

子產所獻六禮皆未嘗行

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慢諫不適
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
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
鄭子產作丘賦（賦田也）（如魯之田賦在哀十一年）（杜氏曰五十六井當出馬一
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國人謗子國為
政賦重）（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
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
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
蔡又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曹滕偏宋）
鄭先衛亡偏而無法（偏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
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非常議之正道）
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杜氏曰自為逆也）晏
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

慶法也）（能制濟國於危）禮義無愆
先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涼薄也）其敝猶貪
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
蔡又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蔡偏楚曹滕偏宋）
鄭先衛亡偏而無法（偏晉楚）政不率法而制於
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非常議之正道）
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杜氏曰自為逆也）晏
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

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六年鄭人鑄刑書（杜氏曰鑄刑書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而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已法也）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辟法也豫設法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勸從教）嚴斷刑罰以威（嚴斷刑罰不豫設法）其淫（淫放也）懼其從也（從）故誨之以忠（誨教）聳之以行（聳懼）

也）臨之以敬（施之於事爲）涖之以彊（涖臨）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三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事）緣徼幸以成其巧僞（緣因）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皆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

封洫 在襄三十年 立謗政 作丘賦在四年 制參辟鑄刑書 制謂參用三代之末法 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 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 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 刑法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乎信也 如是何辟之有 言與信不以刑也 民知爭端矣 將棄禮而徵於書 以刑書為徵 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 錐刀喻小事 亂政滋豐 有賂並行 終子之世 鄭其敗乎 肹聞之 國將亡必多制 邀政法 其此之謂乎 復書曰 若吾子之言 僥倖

也 僑不才 不能及子孫 吾以救世也 既不承命 敢忘大惠 以貝斂戒為惠

七年 鄭子產聘于晉 晉侯有疾 韓宣子逆客 杜氏曰私語 私焉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 並走群望 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有加而無瘳 今夢黃熊入寢門 其何厲鬼也 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 昔堯殛鯀于羽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數并見祀 晉為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
韓子祀夏郊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產莒之
二方鼎方鼎莒所貢○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
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子段曰君以夫公孫
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
獲父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
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
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譬喻貴事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
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
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
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
也敢以爲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
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
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
月在前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將

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甲申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九日）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有宗廟）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此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彊（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

也

抑諺曰蓑爾國蓑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良霄魂魄所憑者貴重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傳言子產之博敏○正義曰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爲氣形氣合而爲用知力以此而彊故得成爲人也此將說遙厲故遠本其初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魄既生魄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本從形氣而有形氣之靈爲魄附氣之神爲魂也既殊魂魄亦異附形之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是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於後故云既生魄陽曰魂魄能彊少而魂識多既附氣氣以氣強故爲陽魂無形故爲陰魂有質故爲魄魄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強魄以形強若其居高官而任權勢奉養厚則魂魄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

氣強故用物精而多之名而以物爲權勢者則魂魄強也物非權勢則物能備物謂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揔名也精亦神也精是明之末昭言權勢重用物多養此精爽至於神明也○朱子曰子產此論窮理甚精○子皮之族相尚以奢飲酒無度相因以酒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在山戎年二月罕朔殺罕虧虧子罕朔之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

在何位 子產曰君之竊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 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 罪人以其罪降 罪重則降多 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亟大天也其官馬師也 大夫位馬師職 獲戾而逃唯執事所賓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辟大夫 為子產故使降一等不以罷降 十年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九月鄭罕虎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 杜氏曰見新君之贊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 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竟不行 行用也 不行必盡用之見新君自賞用盡 幾千人而國不亡 言千人之費不可數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送葬禮畢而反 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 故猶服斬衰 其以喜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凶服見是重受吊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 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樂兵曰觀子皮數語能見聽言甚難其平日於家事亦委心聽之及盖其心非不欲從又恐幸而得見新君二者交戰於胷中故率至夫策然子皮能不悋其邑以縱欲自責可謂賢矣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皮有焉

十一年楚師在蔡晉荀呂請韓宣子曰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蔡謀救蔡也在氏曰不書不果救鄭子皮

用幣一事乃不能見信於子產言無不行王雖

盟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按是年三月楚子伏甲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遂滅蔡侯帥師圍蔡三年王

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盟而罰之

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於

楚弗許狐父益死于乾谿○按十三年楚靈王果

瞽史也哉亦以理推之而已矣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拙庵曰除葬道）又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辭之曰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光公舊墓拔道有礙特遷葬也司墓之室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堋（堋埳壙）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下欲又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事始見叔向篇）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奔會亦損焉及會亦

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太叔之從善）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太叔）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內服外爵列伯侯之貢）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公侯之貢）子弗聽不應出（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責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日自日中以至于昏晉人許之既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出不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爲爲善矣唯夫

子知我（言子皮知己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爲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杜氏曰孔張孔子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縣閒時縣樂客從而笑之（言數見笑則陵我心陵侮我）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陵我（言數見笑則陵我心陵侮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皆有禮夫猶鄙我（鄙嫌也）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類謂事類以成偏頗）滋（放縱也）紛（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罹（罹囊父）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尚父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出卿賦百乘丧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升之或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聚之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又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器也寡君不弘矣使常以不校之心爲心豈有是乎不可毀壞在鄭商王環同王共執自共爲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

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不復）

成國 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

小也○商人不敢私自粥玉必告君大夫此可見鄭國之有政民服其令如此韓

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儇不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儇重求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次更相從耦耕）

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

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鄶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鄶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宜子能改過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呂氏曰子產深意晉既夫政六卿各有來以鄭之小何以共之使子產一從一宣子之請則趙氏中行氏必相繼而至有一不周必爲吾患如宋樂氏范氏怨欒宋之使終身不得反子產見微知著故於玉環之請不敢以與宣子一則宣子時爲六卿之長以宣子之尚不與則下將以宣子者必不敢求所以讒之比之它卿猶爲知理義者子產知其可以告語故敢再三拒之借此以見子產處事精密如此不惟能自立而已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祏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藪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氏曰夏八月辰星見在天漢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瑕玉瘞鄭必不

火（壅珪也璧玉爵也贊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禦故也

十有八年三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乎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裨竈猶不足以盡知）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

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言身沒焉弗良及（言將先災死）國遷甘芮可乎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又火里析以定遷矣（子產曰雖可遷吾不足）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嘗與己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閑客勿出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以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

告于先君（祖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葬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公鄭大夫司宮卷伯寺人之官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宮人）宵（先公宮女）寘諸火所不及（舊宮）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煽（煽炎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勮於國北者就大陰攘火）攘火于玄冥圃禄（玄冥水神圃禄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攘火之餘炎（炎）書焚尸而寘其征與之材（征賦稅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不舍市）七月鄘（鄘城）爲火故大爲社（爲治社也）禮也（振舉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之（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寬也）過期三日（過期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毀故所向）除者南毀之（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曰毀於北方（言子產火之作也）子產授吳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討治晉公子重耳將入而授兵）

若叔晉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爰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擯然授兵登陴擯紛然勁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吾子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羊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救也不司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他國為竟守疆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十九年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杜氏曰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衆故中立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懼而欲逃子產弗遣請龜

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
鄭國不天不天天禍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凌
札小疫曰瘥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
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
長親於私族之謀宜立親之長者
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驕氏非國所知諺曰
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
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
其誰實知之乎丘之會在三年君喜舊盟曰

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位者晉大夫
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
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遺人報晉侯○鄭大水龍
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為禜焉
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也龍鬬我
獨何覿焉攘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
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蘇氏曰君子之為
或本之以人情盡之以物理人情物理之際無不為也子產於此蓋
得之矣實沈臺駘晉星也晉之所當祀也黃
熊鯀也鯀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亦所

當祀也三於伯有鄭之世大夫也死而爲鄭之厲而止後而止固其理也若夫星孛于大辰而欲用善玉瘞龍巫祝之事未見理之當然者固君子所不言也○愚按滅丈仲之祀要在其智不若子產遠矣

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狎輕侮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歎息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大叔悔之曰吾早從

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繩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幾也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奇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丑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慎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去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遺愛有古人之遺風○按孟以論語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朱子曰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若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若非所善者不怨矣○問子產莫如此安得短於才其為政不專於寬恕其心則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舉其重者而言也

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見人有徒涉車載而度之也孟子朱子曰二水名也子產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私恩小利政則有公直之體紀綱法度之

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杜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是亦王政之一事者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時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比際辟除行人使之避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以乘輿濟之哉故爲政者每人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出於大德

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蘇氏曰此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一年孺子不戲狎斑白不挈提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者然根之難拔治以漸其變惡之既急者不緩治以無忿疾之過故自子

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頗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來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自絲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當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攬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隱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嬀陳姓也厲戴皆謚也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正義曰驕謂特已陵物奢謂夸矜借上淫謂嗜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

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按石碏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驕奢淫泆者由寵祿之過也邪者惡逆之謂劉說得之

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夫寵而不驕驕而能

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正義曰恃吾寵愛未有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強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珍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

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甘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珍重云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

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

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正義曰貴賤少陵長謂年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妨貴人也邾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掌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強是疎遠而間親戚也晉晉亦加陵破謂去三郤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姦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君其間使彼疎遠也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

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於致仕也正義曰州吁弟不敬兄是順效逆也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偏犯六順六逆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劉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從是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政主兵而當國也其致亂也亦宜哉

濮胡氏曰殺州吁稱人衆詞也其殺州吁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亦夫

石碏謀之而使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之

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

十一曰耄稱國小已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老自謙

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大義滅親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秋弒君三十六而賊討君葬者曾無幾焉可不謂君父之讎爲重公子之愛輕不討則不書葬并書葬者以君父之讎爲重公子之愛輕不討必考也）

傳二十有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歃（杜氏）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安楚國（安）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之于（于）

月衛侯閽楚師敗（按此城濮之戰也其事見丙申）訖懼出奔楚（訖元 咺大夫）

遂適陳（適音釋）陳人囚之（囚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衛（元 咺子 公子 咺土）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訴音）其子角從公（角元 咺子）公使殺之（殺音）

元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武 守式）六月晉人復衛侯于（復扶）

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俞也）曰天禍衛（衛侯欲與楚國人）

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協音）不欲故不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明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君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

（寧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寧子先長祥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歡犬華仲前驅（長衛大夫寧子未備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公以叔武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枕叔武股）歡犬走出手射殺故至（晉）憩之衛侯與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

鍼莊子爲坐（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元咺訟（爭殺叔武事）寧武子爲輔（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深室別爲囚室）寧子職納橐饘焉（寧俞以君在幽隘故親饗饘糜以衣食爲已職橐衣之忠士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衛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實怨衛

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食故得知之公爲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釋衛侯吕氏曰甯武子勤衛侯奔走艱難之際君臣上下皆失其道始則以說晉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要得其賈隙而後來得歸竊武子爲宛濮之會乃俾不貳衛侯又先期入告晉受其覇遂執衛侯歸于京師至欲以鴆殺之衛侯於此可謂危矣蓋内則一國之怨外則霸主之怒如衆矢之發集于衛侯之一身雖泰山聖如未足以喻而武子獨以區區一夫之誠左投古捂欲以氣勢而言一夫之力怨以氣勢而言一夫之力甚小一國之上下之怨甚大一天之勢甚微霸主之威甚尊而乃卒能全其君者蓋忠誠一到天地可動金石可貫雖然積禍稔亦足以銷釋敵化以此知爲國患無忠臣耳得其人何所不可攻武子事業它無可攻獨此一節足爲臣子處危爨變者之法故以附于石碏之後其論語所稱自別見丁記○以上衛之名卿

襄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杜氏曰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筏師慧樂師也筏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皙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

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尉翩司齊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者師慧過人焉相曰朝也師慧曰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罕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杜氏曰玉人能冶玉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以爲納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而富而後使復其所與女二人各有其寶也

記陽門之介夫死鄭氏曰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興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豹不

可伐也 覘視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 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救猶助也 雖微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微猶非也○按子罕以襄九年見傳如備火政如分謗如剖向成之邑皆不書獨取攻過不貪二事與孔子之所稱者列于此云○以上宋之名卿

僖二十三年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杜氏曰成得臣子玉也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二地皆陳邑也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 叔伯楚大夫為呂臣不任令尹以為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有幾 言秒功必為亂不可賞○愚按此言有得有失有功有罪豈賞功之官乎其當賞固也然令尹相職也豈賞功之邑則後子玉訖不勝任喪師而死若多子之邑則可矣為呂臣知子玉之不可為令尹及其自為也何責人之易而盡已之難也乃奉已而不在民者抑而不予卒以召禍而求節鉞者當國勞而武亡有以戢正如子文之言是亦不可不可不可楚語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韋氏曰糗寒粥也至于今令尹秩之 秩常也 成王每出子文之祿

必逃王止而後復（復祿奉也反也）人謂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曰夫從政者以庇民（庇蔽也）封也（封厚也）死無日矣逃死（非逃富也）其全文云鬬旦以語其弟曰楚王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食之利聚焉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補則不是過也公貨足以共用不敝家貨足以賓獻則是過也夫貨焉可以逃死哉且夫民多闕則有離心將何以封矣云故莊王之世戒苛慝於民速怨於民其速怨於民妖心興矣子常先大夫子之後在郢為楚良臣于今數十年矣子常之貪虐而所化之大矣子常欲補騎馬二子乃得歸與民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初於楚子昭王奔隨韋氏曰相李楚地唐以公亦朝于隨而帝之三年後常積其羅唐侯子文之事忽足觀者今居不子而帝之三年後常積其羅唐侯子文之事忽足觀者今伐楚大敗之在熹定四年○愚按子文相楚一國森之如遺迹焉甚於成虆共獨何力禍其祈為者太猛借王猶厭于国国名之卿以取其一節也然自古人童位握大權而能濟者小矣之末夫廉者鮮故貨朝幽饗養之誅盤庚有言無欲非人其吉惟化貨寶之欲者寶貨其吉穆正之所以

訓釋三有事亶侯多有周詩之所以譏下至春秋之世若范獻苟寅以賂而晉遂衰梁亡象以賂而齊不敗羊舌所以賂而滅其族嘗爵所以賂而成六然食我以賂而滅其族則顧司小常而當實大惡矣若子文者祠濁之世而沙漬白之道然亦有足貴者焉若舊政出重也○又按百里徯告新已見于甲記者不節其非中行之道然亦有足貴者焉若舊政出重也○又按百里徯告新已見于甲記者不

孟子賢之然內外傳不載其行獨史記稱其事投之以政豫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諺曰臣不及友蹇叔穆公使人迎之以為上大夫其後商君相秦十年用法衆怨之趙良見商君范文周曰子親我治秦孰与而毀大夫荆之而人也百姓之上秦國奕蔽望焉相秦六七年而加之下而加之

拳首牛口之下七年而加之

伐鄭三敗晉若而救荆渦其為猾也勞而不罷若晉若不張蓋行於国中不從車案不操王

望五毀大夫死秦國甲劫女流涕童子不歌春若丁相抔今君之昆也因發人景監

主其從政也凌轢公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慭而黥公子虔殘傷百姓公孫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

驂乘持戈而操闔戟具君因不出書曰恃力者士此數者非特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怒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則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不從文遺風餘烈後世誦之而秦有百望楚有子文可以中國而不如之乎諺良之為後世法而所以諫商君者又是為後世戒

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

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正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雠其貨乎（汲黯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子柳子思爲政臣魯之削也滋甚則侏儒公相也○呂氏曰穆公雖不能用子柳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子爲相之力也）

董子曰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日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

（子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智

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放依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者庶人之意也皇急速之貌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卦六三爻辭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

楊子曰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

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曰君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與達視其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見翟璜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焉臣進翟黃侯辭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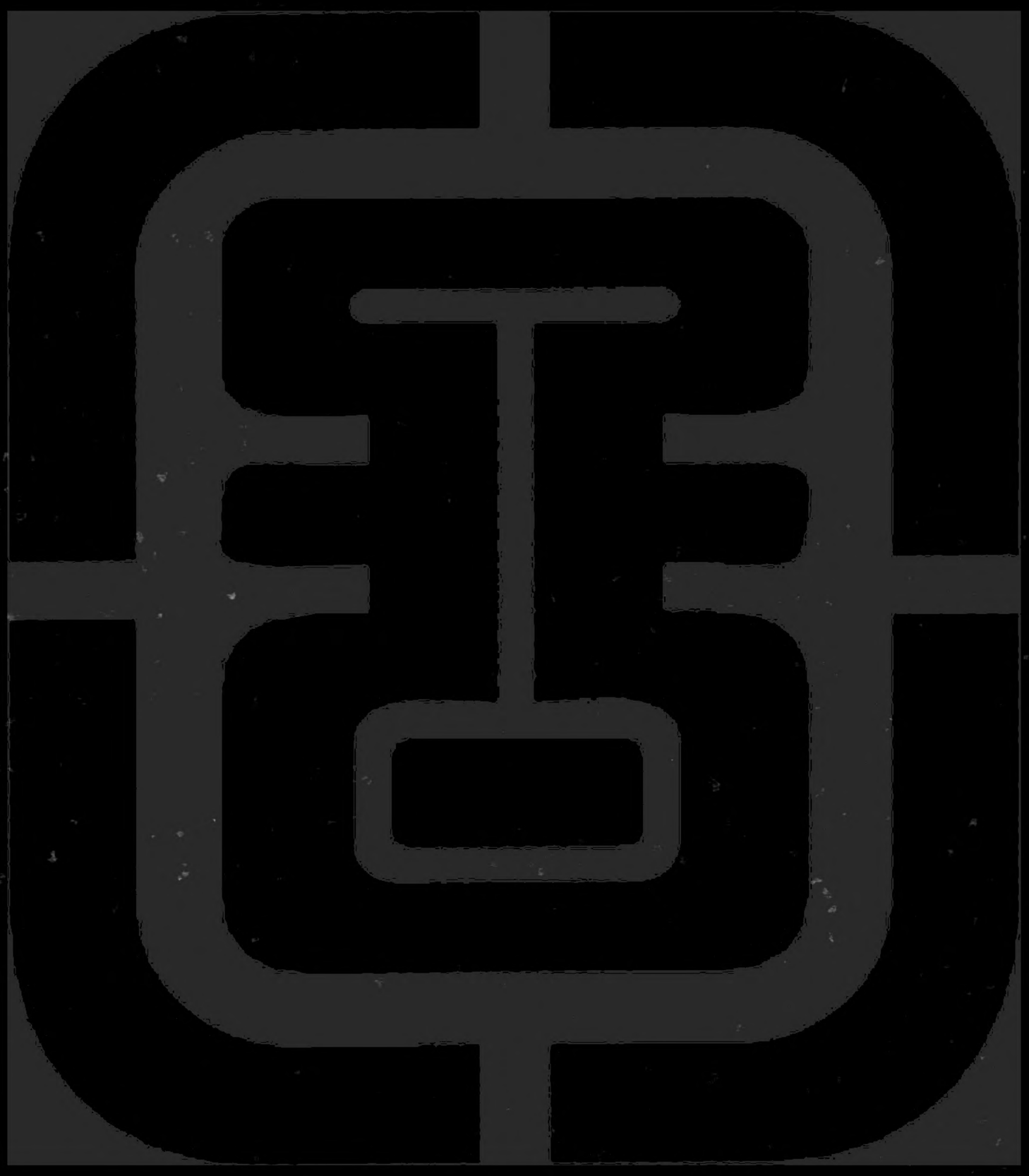
按呂氏大事記周威烈王二十一年晉魏成爲相是時文侯孫斯

末受命爲諸侯故也其後魏武宦置相相田
文吳起不悅與文論功文皆自謂不如至謂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
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
疑此古今至難處之際
轉危疑爲帖泰非至誠
與乎此彼田文者游俠
任愚未知其可也文之
卑稱吳起之云未必非
否則諸葛武
侯其庶幾乎

史記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
槍石二人緫之田人萬
侯累問公仲稱疾不朝
公仲吾君謂公仲曰若

嘗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年亦有
進士乎曰未也嘗善君曰牛畜曷欣徐越皆
可公仲乃進三人又朝烈侯復問歌者田公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
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
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不充君說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記年表書此事於威烈王二十四年呂氏大事記書於二十一年

右叙春秋名卿事業自公儀休以下皆戰國時今附于此三人

若鍾無大功業可觀然公議之筋已弱成
公仲之進賢盡皆宰相之職業者也